

問明日誰主蒼茫

● 許倬雲

中國與西方之間，近世以來，由陌生而彼此有所影響，實有相當曲折的轉變，馬可孛羅陳述的中國，對於歐洲不下於傳說中的烏有之國。自從明代耶穌會士將中國的文化與社會報導於歐洲，歐人對華印象，長期是欣羨佩服。但在十九世紀以後，西方發展了民族國家的政體，資本主義又與工業革命結合，積聚了豐厚的經濟實力，西方對華態度逐漸轉變為輕蔑鄙夷。這一前恭後倨的大變化，其中有一部份是由於西方自身經歷了巨大的改變，影響了他們的視野與評斷的尺度，也有一部份是由於積聚的資訊多了，對華的認識比較接近真相。當然，我們也該注意，所謂「東方主義」，終究還是由西方自身的參考點界定的！近數十年來，歐美學術界與文化界，經過兩次大戰與「全球化」現象的衝擊，對於以西方文化為主流的今日世界，頗有反省，既有「後現代」的種種解構，也有文化多元的認識，這一努力之中，也包含了對於「東方」的再諦視與再思考。

相對而言，中國的學術界還少見認真地省視自己，也未認真地省視自身以外的若干「他者」。我們通常以為今日的世界，即是以「西方」文化為主流的人類文化，將來的世界也只有循此發展的一途而已。其實不然。人類應有更多的選擇，在生物演化的漫長過程上，人類走到今天，得來不易。自從二千多年前的樞軸時代各處人類開啟了走向文明的道路，也曾經有過不少的抉擇。在這些抉擇之中，幾處人類社會發展了歷史上的三五個主要文明體系。我們不必，也不應當，只將人類的未來僅僅寄託於在西歐發展的一條窄路。

西歐—北美的所謂西方文明，在最近百年來，創造了輝煌的業績。究其根本，西方文明的祖源，由兩河文明、地中海文明、歐陸文明……，一波又一波，不斷修正其發展，充實其內容，強化其動能。然而，追究其根本，還是在於兩河文明的兩元對立的宇宙觀，猶太—基督教獨一真神的神學，由此而建構神諭及神聖宇宙法則，終於開展為追尋規律性的牛頓式科學；近代民主制度濫觴於雅利安部族徙徙中戰士的集議權。凡此淵源，雖有歷史上的不斷修改與轉

化，其超越的意義，始終是這些文明項目的起點與終點。反觀其他幾個文明體系，以上諸種項目未必是其主要內容。印度文明的主調，不在神的獨斷與崇高，而在大自然中生命力的流轉。中國的文明體系，主體是「人」，不是「神」，兩元互補而不對立。在「西方」文明強大時，這些「東方」的基本觀念，卻並未被採擷為近世人類主流文化之中。反之，「東方」在輸入「西方」文明時，卻也沒有領會體認其超越觀念的源頭，以至「東方」只抓到了「西方」的外形，沒有抓住其深邃的內部。於是，科學在東方是呈現為「科學主義」，幾乎當作一種信仰。民主呈現為暴力的民粹，資本主義呈現為追求私利的貪婪。

在二十世紀後半期，西方文明罹患前所未有的病症，也許由於其中的超越部份已被遺忘？也許由於全球化的多元性？貪婪與庸俗排擠了寬容與虔誠。知識成為謀利的工具，喧譁與俗艷包裝了空虛與淺薄。於是，安然公司的欺騙，「九一一」事件，與波斯灣戰爭代表的專斷與暴力……凡此均是凶兆，指示「西方」文明已走入困境。

此時此際，人類文明是為西方殉葬？還是另行開闢新的境界？如果是後者，在「東方」再起時，「東方」能否提出新的闡釋，將東與西整合為未來人類的共同文明？這些都是我們應予深思的課題。

圖為香港中文大學百萬大道，右方建築為中國文化研究所。

